

◎ 郑祖安 著

苏州河：一个半世纪 老城厢的城墙和城门 城隍庙重建和九曲桥改造 老西门杂说 城南胜地话龙华 闸北新区的兴起 浦东小史
上海路名变迁谈 里弄起名含义深 店招取名法种种 一幅地图中的英租界形象 洋泾浜填平成坦途
西藏路曾名虞洽卿路 中国最早的建筑展览会 市政府北迁江湾新厦 宁波同乡会新会所落成记 国难临头过市庆 欧战胜利欢庆日
记 法租界如何过法国国庆 旧上海慈善事业一瞥 街头巷尾话摊贩 香烟广告上的广告语 老上海过年习俗
老上海人消暑方法趣谈 从纽约到上海七十二天的旅行费用 从宁波到上海发家的叶澄衷 吴友如在上海的画报事业 环游世界的上
海旅行家潘德明 英国植物学家福钧旅沪见闻 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笔下的上海

海上前影



上海辞书出版社

女
著

海上夢影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上剪影 / 郑祖安著. —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1.12
ISBN 7-5326-0763-1

I.海... II.郑... III.上海市—地方史—史料
IV.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9101 号

海 上 剪 影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发行 上海美术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16 字数 383000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5326-0763-1/K · 81

定价: 28.00 元



郑祖安

1948年生，浙江慈溪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史、城市史专家。主要著作有《上海地名小志》、《百年上海城》、《L' Atlas de Shanghai》（《上海地图集——一百五十年的城市形象》，法文本，与法国历史学家C. Henriot合著）。另与人合编有资料集《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十册）、词典《老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观》，并参与撰写《上海史》、《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近代经济史》、《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和横滨：两个近代亚洲开放城市》等多部重要著作。



序

接读这部《海上剪影》，一幕往事不由浮上眼前：十年动乱刚刚过去，人们似乎还在抚揉着身心上的创伤。有一天，一位青年携着一本我以前写的《上海文物古迹的故事》前来，说是读后很感兴趣，颇想多得点上海历史知识，将上海市内、郊外的重要史迹都去跑遍。那时“拨乱反正”的春风还没有吹起，“文革”及其以前一个时期“左”祸的回光，仍笼罩着一批知识分子，有的心有余悸，有的迷迷糊糊随大流，也有的在观望摸索，因此问道于我这匹迷途已久的“老马”，内心的惊喜是不可言喻的。

这位青年就是本书的作者郑祖安。

那本《上海文物古迹的故事》是我写的一本小书，上海文化出版社1957年12月出版，薄薄一本只有八十页，定价一角九分。若放到今天的书店里，是看不起的，恐怕出版社也不会印。但在当时的文化荒漠中，这本有关地方史的小书多少还有一点魅力。

至于这本小书能在1957年那场大风浪里出版，实在也属侥幸。众所周知，建国以后“运动”不断，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虽然不是针对知识分子的，但知识分子必须参加；以后，思想改造、文艺整风，则是知识分子的事了，但还不是狂风暴雨，比较容易过关；1955年的反胡风、肃反，1957年的反右，接着是大跃进、反右倾、新三反、四清，继是史无前例的大浩劫，知识分子的日子如履薄冰，终至恶劣到被统称为“臭老九”。那些日子，知识分子写文章，得跟这些运动紧密结合，主要是必须配合当时政治，为阶级斗争服务。在地方史方面，就是要写今昔对比、忆苦思甜，于是上海小学高年级的“乡土教材”，除了介绍上海地理环境外，就都是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了；编写《上海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故事》、《上海近百年革命史话》、《上海棚户区的变迁》等，以及某某工厂的工人斗争史之类的小册子或大小文章，是重大题材，才容易出版和发表。

解放以后，因我所在的上海文博系统开展了文物

普查,查实了许多历史遗迹、革命史迹、古建筑等,为配合这一工作,我在报刊杂志上陆续发表了一些介绍文章。到1956年,其中二十六篇文章被辑录成集,即我的那本小书,1957年上半年交稿于出版社。出版社之所以会要这本书,是因为在上面所述的一系列运动之中,只有1956年和1957年初,还称得上有一个“百花齐放”的时期。可是“放”的后果如何,就一言难尽了。我的书虽然是出版了,但书还未印出,编我那本书的责任编辑却被打成了“右派”。以后在“文革”的时候,我的这本书以及如郑逸梅先生的《上海旧话》等,都被批判,成了“毒草”。

所幸的是祖安所经历的时代已噩梦终结,万象更新。他在见我不久,即在恢复高考时,一举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接着马不停蹄,再一跃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中国地方史;以后便专门和全面从事上海史、城市史的研究,真的实现了他在与我见面时说到的夙愿。

二十多年来,我是亲眼看着祖安成长的。就地方史的特点和我的经验来说,祖安的学习方法和工作方法诚为可取。一是他能博览群书,打下基础,掌握大量资料,然后进行归纳、分析、验证,有所取舍,深入内涵。他连近八十年的《申报》都翻过一遍,并能把它当作日常读物,这样的积累自然是极其深厚的了。二是他自最初访问上海史迹始,至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上海市卷》的编纂,从事《上海地名小志》、《百年上海城》的创作,他肯动,身体力行,跑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小镇大村。手、腿、脑并用,这与我们开展文物普查的方法一样,认识和得益就非同一般了。三是近代上海有两个租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传统研究却倾于前者,祖安注重开发外文资料,能同操英、法两语,故天地就大多。

由这些方法,也就可知《海上剪影》的水准了,我看是书至少有以下三个优点:首先,开拓了不少新领域、新主题,许多方面是以前的研究从未涉及的,如《十里洋场



序

“洋文”大观》、《唯一的一次“上海节”》、《不了了之的抗战“胜利门”》、《法租界如何过法国国庆》等，不少内容闻所未闻；其次，即使是以前人们似知道的事物，他完全以新视角或取前未开掘面而为之，如那篇《跑马外的“跑马厅”》，完全避开人所共知的跑马，却写出了它作为体育场、军警检阅、典礼集会所在的种种特别功能，可谓出奇制胜；再次，书中每篇篇幅为数千字，较一般掌故小文，能写深、写透，且它们不是深奥的论文，却有精辟的观点，内容出自扎实史料，但行文流畅而有美感。此外，祖安有收集旧照的爱好，书中选配了三百多幅上海历史照片（其中有不少从未发表过），当能收到图文并茂之效。全书种种妙处，不容我赘言，阅者一读便知。

我与祖安平时见面不能算多，但每相见，他多会提起我四十多年前的那本小书，称此书对他入门上海史曾有影响。此言令我感动，也足见他成名家后仍存的虚心。我尤感欣慰的是，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市通志馆柳亚子馆长开创地方史志大局，以后因时世艰难颇呈曲折，然到今天，有祖安这样专心致志、努力进取的一批后代，上海史研究蒸蒸日上，前景自然不可限量了。

杨嘉祐

2001年4月25日

年八十一写于城南梅陇



目 录

序·····	4
--------	---

苏州河：一个半世纪·····	1
老城厢的城墙和城门·····	7
城隍庙重建和九曲桥改造·····	13
老西门杂说·····	19
城南胜地话龙华·····	23
闸北新区的兴起·····	29
浦东小史·····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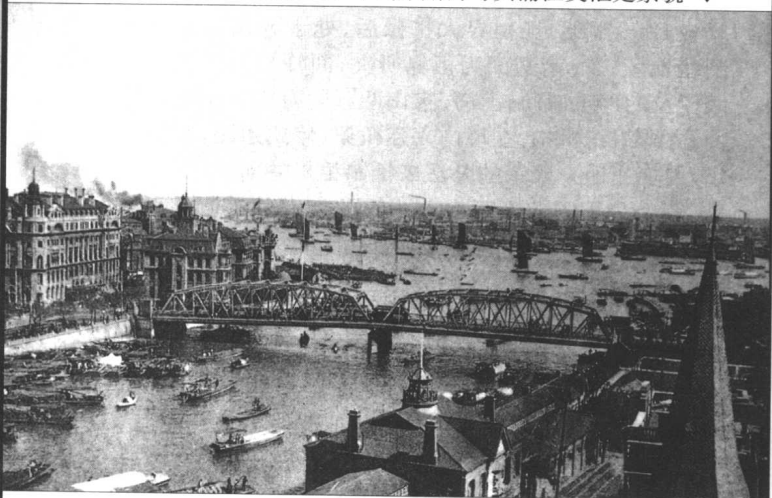
上海路名变迁谈·····	41
里弄起名含义深·····	47
店招取名法种种·····	55
十里洋场“洋文”大观·····	61
一幅地图中的英租界形象·····	69
洋泾浜填平成坦途·····	79
西藏路曾名虞洽卿路·····	83
环城大道——中山路的开辟·····	87

中国最早的建筑展览会·····	91
市政府北迁江湾新厦·····	97
不了了之的抗战“胜利门”·····	103
“上海第一碑”——欧战纪念碑·····	109
“阁老坊”拆除和光启路得名·····	113
跑马外的“跑马厅”·····	117
“远东第一乐府”——百乐门舞厅·····	125
宁波同乡会新会所落成记·····	129
浦西有座“浦东大厦”·····	133

唯一的一次“上海节”	137
国难临头过市庆	143
欧战胜利欢庆日记	151
法租界如何过法国国庆	157
旧上海慈善事业一瞥	163
街头巷尾话摊贩	169
1935年的“集团结婚”	175
香烟广告上的广告语	181
日伪时期的怪币——代价券	187
从“影戏园”到“大戏院”	191
客栈、旅馆、饭店、酒店名称之别	197
老上海过年习俗	203
老上海人消暑方法趣谈	209
“外国坟山”里的外国人	215
从纽约到上海七十二天的旅行费用	223
从宁波到上海发家的叶澄衷	229
吴友如在上海的画报事业	235
张謇与《吴淞开埠计划》	241
环游世界的上海旅行家潘德明	247
编著丰富的“调查家”许晚成	255
英国植物学家福钧旅沪见闻	263
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笔下的上海	269
霞飞元帅来到“霞飞路”	273
后记	280

苏州河：一个半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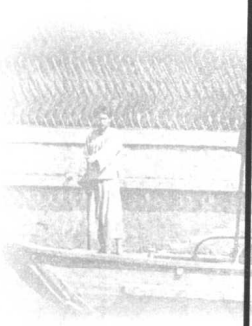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景貌 ↓



吴淞江从烟波浩淼的太湖轻泻东来，在与滔滔黄浦江交汇拥抱的下游，慢慢地展开双翼，在两岸原先的荒原平野间，渐渐地化出了大片新城区。这个奇妙历程的起始，说短不短，说长又不长，距今还只有一个半世纪的时间。

一百五十多年前，清帝国被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打开大门，上海被迫对外开放为通商口岸，外国人接踵踏上上海滩。对于这条通向腹地的上海第二大江——吴淞江，域外来者认为它可以直达名扬四海的江南丝织业中心苏州城，于是，一开始便将它叫作“通往苏州的吴淞江”、“苏州河”，并在地图上也标上了这样的称呼。自此，口耳相传，相沿熟用，“苏州河”便成了上海境内吴淞江下游的一个代称，“吴淞江”之名反而在上海逐渐被淡化乃至遗忘了。

这中间更为深层的背景是，英美人敏锐地看到了苏州河与黄浦江二水相交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尽管这里离上海县城颇有一点距离，土地又荒僻，但它是贸易和水路航运的最佳港区和地域。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英国人便在黄浦江边的苏州河南岸建立了英租界；1848年，美国人则在黄



浦江边的苏州河北岸开辟了美租界。接着,经过1848年的扩界和1863年(同治二年)的划界,英、美租界就拥有了今西藏路以东的苏州河两岸。不仅如此,租界当局还借人口日多、土地不敷使用,多次提出要扩大租界范围。到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已合并在一起的英、美租界(公共租界)终于实现大扩张,其苏州河南岸的西界远远推进到了北至小沙渡、南至静安寺一线。

1899年英、美租界大扩张后,处于苏州河北岸的闸北地区,东、南两面为租界所夹,面临着被殖民者继续侵及的严重威胁,上海、宝山两县的有识之士忧心忡忡,立即组织机构,在境内兴建桥梁,修筑道路,开辟商场,用加速地方繁荣的办法来抵制租界的向北、向西推进。一个华界闸北新区在苏州河北岸赫然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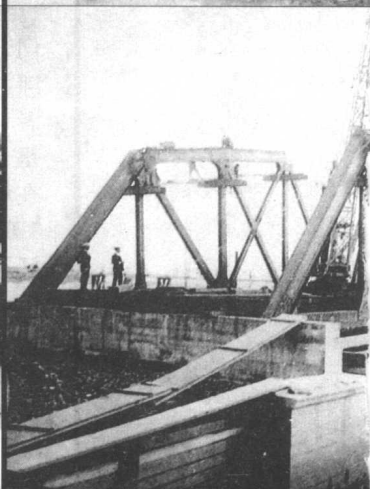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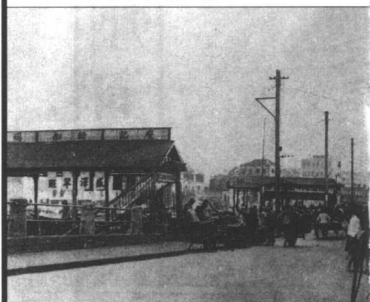
苏州河在东边曾是英、美两租界的界河,在西边现在则成了租、华两界的界河。在整个上海日益扩大开放和快速成长,大规模地走向城市化和近代化中,苏州河也打破旧有的格局进入了全面的大开发。

由于上海以内外贸易为主的经济带动,苏州河的内河交通运输功能大大加强,航船频繁往来,远过往昔,从国外引进的机器小货轮,快行河上,远驶江浙内地。两边河岸逐段修起了石质驳岸,筑造了大量的新码头,供船只停泊、装卸使用。这些码头除轮船公司的内河客货运码头外,更多的是行业码头,例如木码头、米码头、水果码头、土产地货码头、酒码

1880年时的木质老闸桥(福建路桥)远景 ↓



苏州河边开往江苏吴江盛泽镇的小客轮码头 ↓



头、粪便码头、垃圾码头等等。通过苏州河航道,上海和长江三角洲,与内地的物资交流大为增加,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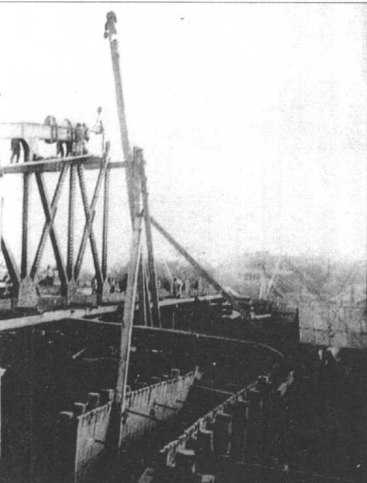
在苏州河的河面上筑造起了众多的桥梁。在以往的时代,苏州河上并没有正规的桥梁,唯一可通行人的是一座建于清雍正年间的“新闸”,它的中拱是浮桥,船只通过时要拽起桥板。租界建立后,1856年(咸丰六年)几个外商成立了一个“苏州河桥梁公司”,在苏州河河口架起了一座“威尔斯桥”,沟通了英、美两个租界。以后,租界工部局自东向西,隔一路或数路,接连又造了许多新桥。1900年,当闸北兴起

← 木质盆汤弄桥(山西路桥)上的告示牌

1927年新大桥(恒丰路桥)倒塌时的情景 ↓



1907年外白渡桥改建为钢桁架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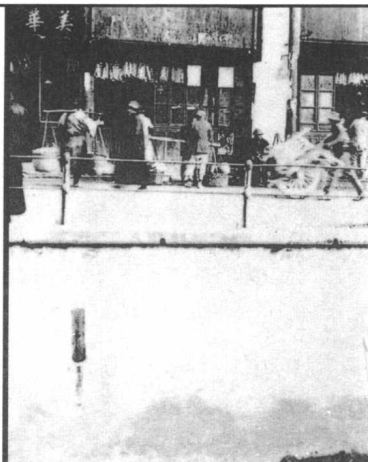
时,地方人士从打通对外交通着手,在今恒丰路处首先建造了一座“新大桥”,从此揭开了华界在河上造桥的历史。这些先建的桥梁最早都是木质的,进入二十世纪后陆续改成了钢筋混凝土桥或钢桁架桥。至1949年时,苏州河上自东向西的桥梁就已有如下之多,它们是:外白渡桥、乍浦路桥、四川路桥、河南路桥(天后宫桥)、山西路桥(盆汤弄桥)、福建路桥(老闸桥)、浙江路桥(老垃圾桥)、西藏路桥(新垃圾桥)、乌镇路桥、新闸桥、恒丰路桥(新大桥、舢板厂桥)、江宁路桥(造币厂桥)、谈家渡桥(宝成桥)、曹家渡东桥、曹家渡西桥、学堂桥、沪杭铁路桥、中山路三号桥等,共为十八座桥梁。此外,在西部桥梁不很紧密的

河段,地方上仍还设了一些河渡,以渡船载运两岸的过客。有了这些桥梁和河渡,苏州河两岸的城区连为一体,由水流造成的天然阻隔,在人们的心中已渐渐淡薄至不以其为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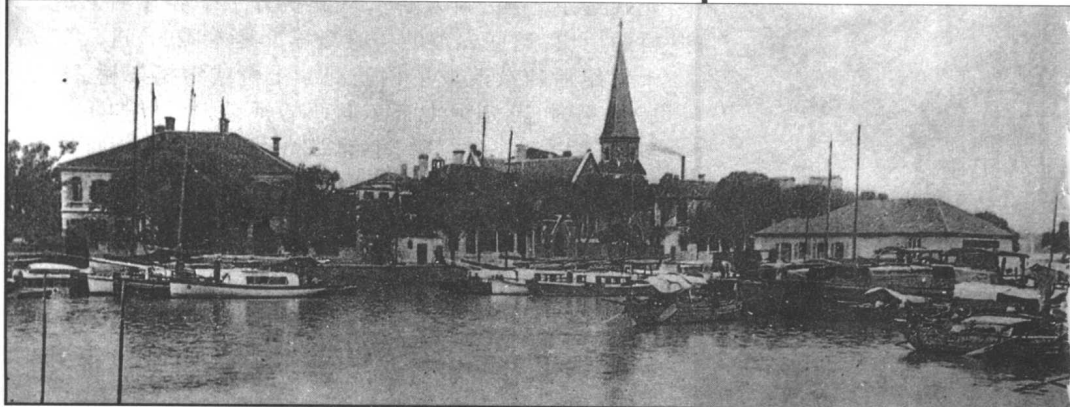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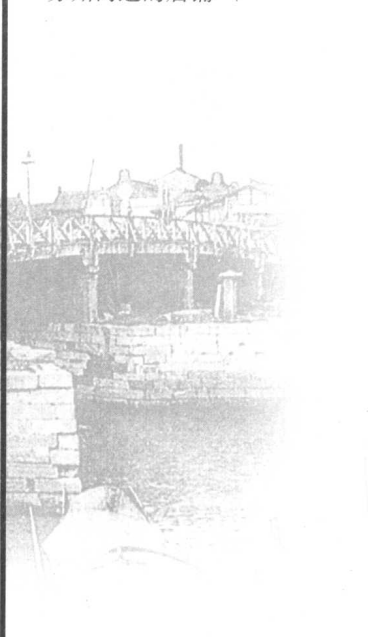
苏州河的两岸一改往日冷落的旧貌,也繁荣起来。旧时沿河是逶迤不平的土路,一遇雨天,便是一片泥泞。开埠后,先在南岸修筑起了石子滩路,继而北岸也筑起河滨石路。两路并一点一点地沿着河岸,由东向西往远方伸展。港区的进出条件由此大为改善,同时也推动了面路向河的一侧,较早地进入了开发和市面兴起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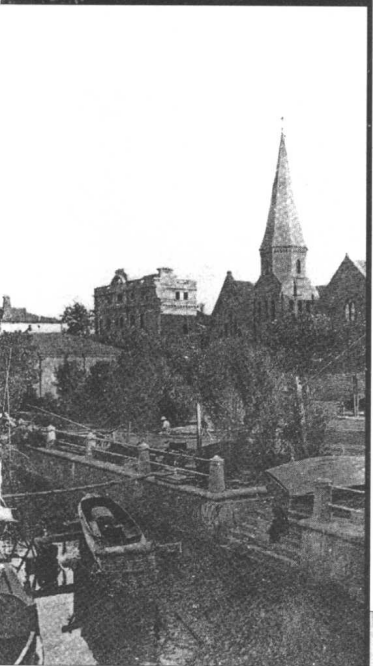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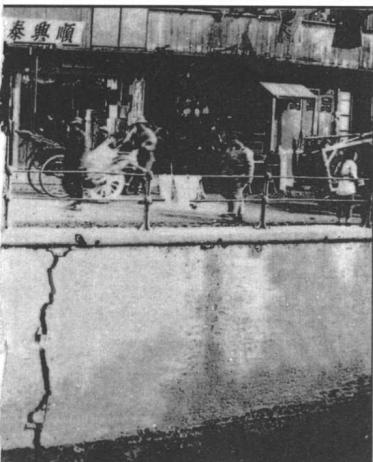
由于所处的地段不同,以及各地区固有的情况有别,苏州河两侧的利用和风貌自然也就互有差异。今河南路向东是外滩和接近外滩的地带,可称得上是苏州河的高级地段:在南岸有黄浦滩花园、华人公园、英国领事馆、光陆大戏院等,北岸除东头的领馆区外,有百老汇大厦、公济医院、邮政总局大楼、河滨大楼、上海总商会等,这些在上海都可以称得上是佼佼者;今河南路向西,远至今石门二路,这一地段正好位于市中心区,码头众多,建筑密集,街面的状况远为庞杂。其中仓库堆栈是一大内容,从银行仓库至煤栈,不一而足。各类与苏州河水运密切相关的商号,杂处其间。因距俗称“五金街”的北京路(今北京东路)不远,故此处也有不少铜铁号。此外,尚多木行、木作、木栈,也夹杂了一些小工厂,如船厂、锯木厂、机器厂、造纸厂、玻璃厂等。这一地段堪称为“仓

靠近外滩的一段苏州河河岸洋楼毗连,西洋风情浓郁 ↓



苏州河边的店铺 ↑





苏州河边的尖顶建筑为
“联合教堂” ↑

栈商业区”；今石门二路向西，开发稍晚，人口略少，空地较多。除大型的仓库、煤栈外，大型的工厂纷纷借地建立于此，如著名的福新面粉公司的面粉厂、申新纺织公司的纺织厂、日商内外棉纺织公司的纱厂及上海造币厂等，还有啤酒厂、机器厂、榨油厂、化工厂、石粉厂等，这些工厂坐落于苏州河畔，极大地得到了它的水运之便。这一地段堪称为“仓栈工业区”。

当苏州河沿岸地区在近代逐渐兴起、日益繁荣的时候，一些都市成长中极易产生的“城市病”也伴随着滋生了。苏州河下段的河面船只频繁来往，大量进出，造成航道经常性的拥挤不堪。作为感潮河，潮来水升时，船只受阻不能过桥行驶，这就更加重了苏州河的交通阻塞；苏州河的两岸内侧，特别是西部地区，因工业的兴起，人口越来越集中。到一二八和八一三事变爆发后，虹口、闸北一带的难民又滚滚涌来，搭棚盖舍，定居不去，终至形成了建筑密集、环境恶劣的连片贫民区；日复一日，这一带的居民和来往船只只习以为常地随便将垃圾、废物掷弃于河内、河边，苏州河上经常可见大量的污物随河漂浮，流向各处。更为严重的是，沿岸的工厂将苏州河当成了露天垃圾场，日日向苏州河排放大量的废水、废物、废气，致使河水恶性污染日甚一日，终致发黑变臭。吴淞江从太湖而来，流至下游，已成强弩之末，冲刷力极弱，无力将污水排向黄浦和外洋，苏州河终于变成了一条丑陋的“黑河”。

繁忙的苏州河货物码头 ↓



载负着岁月的沉浮和历史的积淀,苏州河走过了一个半世纪的路程,流到了今天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条历史上曾经远离上海城的外河,如今早已成为一条蜿蜒穿梭在繁华闹市的上海中心河了。在目前先进的交通工具多种多样的态势下,苏州河内河航运的功能和作用,已经不如当年那样重要。而随着上海城市的加速繁荣和人口的急剧增长,苏州河的浓黑浊流、阵阵恶臭已到了令人掩鼻、举世闻名的地步。

治理苏州河污流、改善苏州河环境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上海市政府狠下决心,决定投入巨资,倾注全力,彻底根治苏州河,并将它塑造成为大都市的一条美丽风景线。从1997年开始,这一工程已全面展开:两岸已推进式地开辟了充溢生机的绿化带;陈旧的驳岸、码头、桥梁被陆续整修或予以拆除;沿河工厂的“三废”污染得到了控制和治理;重污染工厂被搬迁到远郊;两侧岸路上的旧楼老屋一批批被拆去,替代它们的是一幢幢清新的高楼大厦……最根本的是,苏州河的污水治理工程大规模地开始了:根据综合规划,苏州河支流截污工程、综合调水工程、水面保洁工程、底泥疏浚工程都已启动,到2010年,最终将实现的远大目标是要让河水永远变绿、变清,使久已不见的海鸥能再掠河面,已为绝迹的鱼虾重新出没水波,两岸形成绵延伸展、风光无限的绿色长廊及步行长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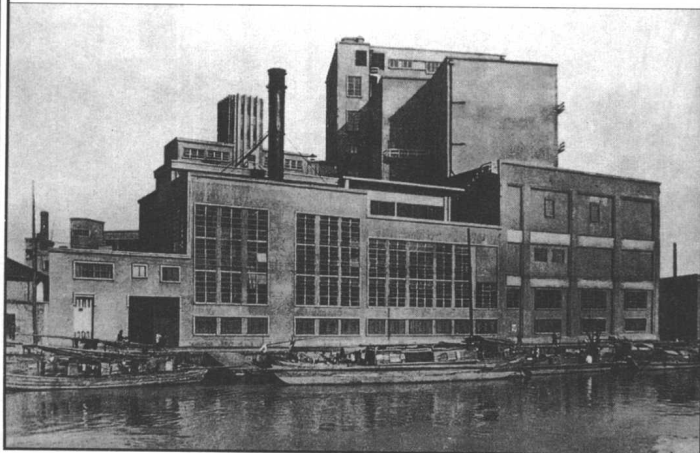
苏州河巨变在前,回天有望,上海人民深情地盼望着这一历史性的奇迹早日来到。



西藏路桥北堍东侧的中国银行堆栈 ↑



← 1935年上海啤酒公司(创于1912年)迁至苏州河造币厂桥(江宁路桥)南堍东侧



老城厢的城墙和城门



城墙上 ↑

现今的上海呈现一片宏大的现代化新气象,不过任何城市,总是由小到大、由旧至新的,上海自然也不例外。

上海设镇于南宋,建县于元代,因境内一直比较安宁,故未像中原及其他地方的许多城市那样,早早地筑造起圈围的城墙。但至明嘉靖中期,因倭寇猖狂侵犯我国东南沿海,为保家卫城,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由松江知府紧急下令,赶筑上海城墙,于是上海才形成了一座与四野相隔的界限分明的县城城厢。

城墙共长九里,城之形状在旧时各版县志的地图上都呈圆形。但根据近代的测绘图,上海县城实际南北长,东西狭,近似于长方形。城墙高二丈四尺,环城共筑城堞三千六百个,置箭台二十所,敌楼四座。城东北处建层台三座,它们是:万军台、制胜台、振武台。

县城的陆门初辟时是六座:东门名“朝宗门”,南门名“跨龙门”,西门名“仪凤门”,北门名“晏海门”,小东门名“宝带门”,小南门名“朝阳门”。城墙外围水濠,濠宽六丈,深一丈七尺。水濠上建水门三座:肇嘉浜横贯县城,东、西各置水门一座;方浜在小东门附近入城,也置水门一座。

县城的城门不是日夜都敞开的,为城内安全计,以往是“黎明始启,黄昏即闭”。进入近代以后,城外建立了租界,两地人口都增加了,城内外来往过客频繁,关闭城门时间延晚。热闹之门和后来新辟之门,如小东门、新北门等,每夜12时关门,一般之门至10时关闭。但到以后,“城内各处商务日见兴盛”,一般之门通行的行人也日益增多,1911年(清宣统三年)闰六月一日起,遂定各门都一律于晚上12时关闭。

清时,由上海道和提右营各派一名官员负责管制城门,又派出绿营兵守门。并在各门建守门官屋,两侧门柱各高悬虎头牌,下刻:“盘查匪类”,“诘缉奸宄”。

在闭门期间,除各衙署局所有要紧公事,民间有延医、接生等急事外,不准启门。官衙人员出入,须以对牌为凭,上有上海道或提右营官的火烙印。牌为木制,每牌相同两根。

一由叫城者随身携带，一存于该城门。回城时须经严核才能重放入城。民间有延医、接生等要进出城门，须登记簿册，重过门时必问明姓名、住宅等方准放行。制度虽然严格，然门官和绿营兵皆“利欲熏心”，往往不符上述之情，只要付钱一百文或小洋一角，即得通融过门无阻。此情众皆知晓，故民间竹枝词如是流传：“城门深夜必须关，未许行人自往还。只要给他洋一角，托言照会免防闲。”

不过，对穷人和不愿掏钱的人来说，过城要付费，也还是困难或不甘的事，于是夜晚闭城期间，会出现这样的景象：一个穷人来到这里，他会静候一个付得起钱的人，待此人交费后，他就跟随一起离开；严重的时候，当城门为一个出钱者开放后，在他的后面，甚至会有一大群的人借机跟着冲出城门，从而都省下一笔过城费。

上海的城墙曾在1598年（明万历二十六年）增开小南门水门一座，让城内薛家浜水外接城外黄浦；太平天国时期，清军联合法、英军队抵御李秀成军东征上海，又在北边加开了一座新北门——“障川门”。

这城墙在古代曾起到了御敌保城的良好作用，然而到了近代，城外租界兴起，日益繁荣，这城墙将旧城紧紧包住，北边又强行隔离了租、华两界，形势的梗塞使旧城对外交通严重不便，最终直接影响了旧城的经济发展，致其市面、市容大大地落后于十里洋场。一些地方有识之士看出了城墙的危害，因此早

北门外景 ↓

